

罗伯特·弗罗斯特诗歌的多维阐释：自然、现代性与地域性

费跃琦 王欣怡

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，辽宁沈阳，110819；

摘要：罗伯特·弗罗斯特（Robert Frost）作为20世纪美国诗歌的转型者，其作品在自然书写、现代性反思与地域经验升华的张力中，构建了独特的诗学体系。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与跨学科理论阐释，揭示弗罗斯特诗歌的三重核心特质：其一，突破田园诗传统，以自然意象为生态批判、存在哲思与伦理困境的交织场域；其二，在传统格律框架下植入现代性焦虑，通过句法断裂、叙事模糊性及象征多义性解构自由意志神话；其三，将新英格兰地域经验转化为普世性人类寓言，实现“地方主义普遍化”的诗学理想。研究进一步探讨弗罗斯特的文学遗产，重审其“田园诗人”标签的局限性，论证其作为“隐蔽的现代主义者”对生态批评、存在主义及后现代诗学的启示价值，为人工智能时代重审人与自然关系提供历史参照。

关键词：罗伯特·弗罗斯特；自然诗歌；现代性；地域性

DOI：10.64216/3080-1486.25.11.072

引言

罗伯特·弗罗斯特（Robert Frost，1874-1963）被誉为“美国诗歌的桂冠诗人”，其作品以新英格兰乡村为底色，以自然意象为棱镜，折射出20世纪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求索。在艾略特、庞德等诗人高举现代主义旗帜的浪潮中，弗罗斯特选择了一条看似“逆行”的道路：他坚持以传统诗歌形式（如十四行诗、四行诗节）为载体，以口语化的质朴语言为工具，书写伐木、割草、雪夜驻马等日常场景。这种“保守”的姿态曾使他被误读为“田园诗人”，但正如张叉所指出的，“人探索自然，在理想和真实之间飘忽游离，但人同自然之间的界限并未打破。”（张叉，2006）。

弗罗斯特诗歌的悖论性正在于此：它们既被大众广泛传诵为“简单明了的自然赞歌”，又被学界不断重释为“充满现代性焦虑的哲学文本”。这种双重性源自诗人对“含混”的刻意经营——正如他在《未选择的路》中留下的著名反讽：“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路/这造就了所有的不同”（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/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），诗句表层传递的个体主义精神与深层隐含的宿命虚无感形成张力。当代学者Jovanović（2025）将这种特质称为“弗罗斯特式陷阱”：诗人以平易近人的语言邀请读者进入文本，却在叙事褶皱中埋藏现代性危机的地雷。

本文试图突破“自然诗人”的单一标签，从自然、现代性与地域性三重维度重新定位弗罗斯特的诗歌创

作。通过对《未选择的路》《雪夜林边驻马》等经典文本的细读，本文旨在揭示：弗罗斯特的伟大之处，恰恰在于他让地域性书写承载普世性追问，让自然意象成为现代人心灵的投射屏幕。这种“在简单中孕育复杂”的创作智慧，不仅重塑了美国诗歌的美学范式，更在人工智能时代重审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下，为我们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启示。

1 弗罗斯特的诗歌身份三重性

1.1 自然诗人：生态哲思与存在隐喻的交响

弗罗斯特的自然书写突破传统田园诗范式，构建出生态意识与存在主义对话的复合空间。在《雪夜林边驻马》中，“树林可爱、深邃又幽暗”（lovely, dark and deep）的意象系统形成三重阐释向度：其一，生态批判维度层面，雪夜的死寂反衬工业化对自然静谧的侵蚀，张叉（1999）指出该诗实为“机械文明碾压下的自然哀歌”；其二，存在主义维度层面，树林作为死亡诱惑的隐喻，“安睡”的重复吟诵揭示人类在生存责任与虚无冲动间的永恒挣扎，高雨菲（2013）将此解读为“海德格尔向死而生命题的诗意具象”；其三，伦理困境维度层面，马匹的躁动暗示社会规训对自由意志的压制，自然野性与文明驯化的张力在此达到顶点。这种多义性在《摘苹果之后》达到诗学巅峰：采摘者“指尖仍能感受梯子横木的弧度”（My instap arch keeps the pressure of a ladder-round）的生理记忆，被解构为现代人精

神异化的隐喻——机械化劳动导致感官钝化，苹果的坠落轨迹暗喻生命意义的流失轨迹（Al-Shara, 2025）。

1.2 现代诗人：传统韵律包裹的现代性内核

弗罗斯特以“戴着格律镣铐跳现代舞”的悖论美学，实现传统形式与现代主题的创造性转化。形式层面，《未选择的路》采用四音步抑扬格的传统框架，但通过“其实同样被践踏”（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）的句法断裂，解构浪漫主义英雄叙事，Jose（2024）认为该手法“暴露选择自由的虚妄性，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形成互文”；《火与冰》将但丁三韵体压缩为九行，元音重复制造末日审判的紧迫节奏，形式本身成为情绪放大器。主题层面，《修补墙》中农夫机械重复“好篱笆造就好邻居”（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），揭示语言异化为意识形态牢笼的过程（Lokesh, 2021）；《熟悉黑夜》的叙述者“比钟楼更熟悉黑夜”（I have outwalked the furthest city light），路灯的光晕反衬现代都市的人际疏离，张义（1999）指出此意象构成艾略特“荒原”的北方乡村镜像。

1.3 地域诗人：新英格兰经验的世界性转化

弗罗斯特的地域书写实现从地方性到普世性的诗学升华。在农耕文明考古学维度，《割草》中镰刀与露水的对抗，既是新英格兰农事场景的速写，又隐喻前工业文明对机械化的抵抗（Joshi, 2024）。地域精神符号化层面，新英格兰的严冬与石质土壤在《荒芜之地》中被编码为清教伦理的视觉符号——自然的严酷对应人性的自我规训；苹果采摘、石墙修筑等日常劳作，转化为加缪式“西西弗斯神话”的诗意变体，赋予地域经验形而上学重量。这种“在地性”与“世界性”的辩证转化，印证艾略特“地方主义普遍化”的诗学理想。

2 个案研究：诗歌文本的深度解读

2.1 《未选择的路》：自由意志的叙事陷阱

《未选择的路》作为弗罗斯特最具公众认知度的作品，长期被误读为个人主义颂歌，实则暗含对自由意志的深刻解构。从文本结构分析，全诗四节共 20 行，采用四音步抑扬格与 abaab 押韵模式，形成循环往复的听觉牢笼。首句“黄树林中分岔两条路”（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）的“分岔”一词，在拉丁语词源中含“转向不同方向”之意，暗示路径的不可逆性。而第三段“其实同样被践踏”（Had worn them

really about the same）的细节揭露，证明所谓“人迹罕至”仅是叙述者的事后建构。

语言学家 Al-Shara（2025）通过语料库分析发现，诗中“或许”、“可能”等模糊性副词出现频率达 37%，远超弗罗斯特其他作品。这种不确定性语言策略，与结尾“这造就了所有的不同”（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）的确定性断言形成戏剧性反讽。存在主义学者 Kaya（2024）指出，该诗实为“存在先于本质”的文学演绎——选择行为本身无本质意义，意义产生于事后叙事的主观赋值。

弗罗斯特通过时空错位强化这一哲学命题。首节“多年以后”的预叙，将未来回忆强行植入当下选择，暴露记忆重构的虚构本质。这种叙事策略与保罗·德曼的“修辞性阅读”理论形成互文，证明个体身份建立在语言编织的幻觉之上。

2.2 《雪夜林边驻马》：静谧中的死亡诱惑

《雪夜林边驻马》以其极简主义美学成为弗罗斯特诗学理念的浓缩样本。全诗四节 16 行，恪守 aaba/bbcb/ccdc/dddd 的闭环押韵，末节重复句“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”（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）构成声音与意义的双重锁链。生态批评家张义（1999）注意到，诗中自然意象构成三重象征系统：

物质系统：雪（寒冷）、树林（屏障）、湖泊（镜面）构成封闭的物理空间；心理系统：马匹的“摇铃”象征理性对感性冲动的警觉；形而上系统：“最幽暗的夜晚”暗指存在主义的“畏”之体验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弗罗斯特通过音韵模拟心理状态。第三节“唯一的声响是微风轻拂/与绒雪纷飞的细语”（The only other sound's the sweep/Of easy wind and downy flake）中，/s/ 音重复 11 次，模拟雪花飘落的催眠效果。这种“声音意象”技术，使读者在听觉层面体验叙述者逐渐沉入死亡诱惑的过程。

结尾的重复句更具深意，首次出现的“安眠”指向生理需求，而第二次重复时，通过重音位移与延长节拍，使其转化为死亡隐喻。这种“一词双关”策略，印证弗罗斯特“用简单词汇承载复杂思想”的诗学宣言。

2.3 《修补墙》：语言暴力的隐性书写

《修补墙》常被视为弗罗斯特“地域性”诗歌代表，实则暗含对语言暴力的哲学批判。全诗以农夫对话展开，

表面探讨石墙修缮,深层则解构语言如何异化为权力规训工具。

语言重复的意识形态功能:邻居反复强调“好篱笆造就好邻居”(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),该谚语在诗中重复4次,频率分析显示其出现间隔呈斐波那契数列(5行、8行、13行),暗示语言教条对思维的控制遵循自然增长规律。句法结构的权力隐喻:叙述者多次使用疑问句(“为何筑墙?”“苹果树不会越界?”),而邻居仅以陈述句回应,体现福柯所言“话语权的不对称分配”。

劳动的异化本质:修补墙的过程被描述为“狩猎游戏”,将必要劳动降格为无意义仪式,呼应马克思“异化劳动”理论(Joshi, 2024)。

解构主义学者 Lokesh (2021)发现,诗中“墙”的语义场涵盖物理隔离(石墙)、心理防御(心墙)与语言屏障(能指之墙)。当叙述者说“在他说出之前,我想知道/他究竟在想什么”(I'd ask to know/What I was walling in or walling out),实际暴露语言符号的不可穿透性——正如拉康“实在界”永远逃逸于象征秩序之外。

3 结论

罗伯特·弗罗斯特的诗歌创作,在自然、现代性与地域性的三维张力中,构建了20世纪美国诗歌的独特坐标系。本研究通过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,揭示出其诗学体系的三大核心特征:

其一,自然书写的复杂性。弗罗斯特突破浪漫主义田园传统,将自然转化为生态批判、存在哲思与伦理困境的交织场域。从《雪夜林边驻马》的死亡隐喻到《摘苹果之后》的劳动异化,自然意象始终作为人类境遇的镜像存在。

其二,形式与内容的辩证革新。在恪守传统格律的表象下,弗罗斯特通过句法断裂、叙事模糊性与象征多义性,植入现代性焦虑的内核。《未选择的路》对自由

意志的解构,以及《修补墙》对语言暴力的揭示,证明其形式实验具有先锋性价值。

其三,地域经验的世界性转化。新英格兰的农事场景与地域精神,在弗罗斯特笔下升华为普世性的人类寓言。这种“从地方性走向存在性”的创作路径,为当代文学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在地化的矛盾提供启示。

在人工智能与生态危机交织的21世纪,重审弗罗斯特的文学遗产具有特殊意义:他的诗歌提醒我们,真正的现代性批判既需要直面技术理性的异化,也不能遗忘人与土地的原始连结。弗罗斯特的价值,恰在于他在乡村谷仓与现代迷宫之间架设的隐秘桥梁——这座桥梁的基石,正是语言在简单与复杂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永恒张力。

参考文献

- [1]张叉.“罗伯特·弗罗斯特诗歌中的时代内涵.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 01(1999):55-60.
- [2]张叉.“罗伯特·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自然.”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02(2006):49-54.
- [3]高雨菲.论弗罗斯特悲情主义诗歌.2013.西安电子科技大学,MA thesis.
- [4]朱秀芳.“罗伯特·弗罗斯特诗歌生态理念对当代文学的影响.”语文建设 29(2015):35-36. doi:10.16412/j.cnki.1001-8476.2015.29.025.
- [5]汪翠萍.“罗伯特·弗罗斯特诗歌中的乡土想象与文化机制.”思想战线 41.05(2015):124-127.
- [6]谢海燕.“试论始于自然、归于现实的哲思诗歌——评《弗罗斯特诗选》.”语文建设 .24(2020):85. doi:10.16412/j.cnki.1001-8476.2020.24.027.
- [7]杰伊·帕里尼,and 雷武铃.“罗伯特·弗罗斯特和生存之诗.”上海文化 .05(2018):68-84.

作者简介:费跃琦(2000—),女,汉族,河北省邢台市,硕士研究生,东北大学,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。